

BEI GUO

北国周末

ZHOUMO

本刊第71期

北国周末 题字 贾平凹

本刊法律顾问 许小平 高新庆

3月5日，对于冯玉萍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她十分敬重的周恩来的诞辰，又恰在32年前的这一天，她和“铁人”王进喜等六人，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此刻，当冯玉萍又一次又一次地捧起当年周恩来接见自己的照片时，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冯玉萍原是铜川矿务局桃园煤矿井下压风机司机。1962年2月2日，压风机房意外发生火灾，烈火不仅及及设备，更危及矿井并在井下作业的数百名矿工的安全。刚接班的冯玉萍，奋不顾身地与烈火英勇搏斗，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是，她的全身却被大面积烧伤，尤其以面部和双手十指最重。在治疗过程中，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伤痛与手术痛苦，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回矿上班后，她战胜残疾，勤奋工作，精神感人至深。1965年，工人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用大幅版面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中共陕西省委专门作出向冯玉萍学习的决定，出版社还出版了她的英雄事迹，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学习冯玉萍活动。当时正读高中的笔者，就参加过歌颂冯玉萍的大合唱。

1966年2月29日，应全国总工会的特邀，冯玉萍和王进喜及其他4位著名的英雄模范，进京向大会作报告，并和与会同志一起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3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冯玉萍等6位英雄模范人物。那是个让冯玉萍终生难忘的日子。春意融融，风和日丽。大约上午10时，当她和王进喜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会客厅见到周恩来总理时，周总理脸上挂着他那令人着迷的微笑，——和大家握手。第一位与周总理握手的是大庆铁人王进喜，第二位就是冯玉萍。事前，周总理已听过有关人员的汇报，对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了解。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天正好是他老人家的68岁生日。

尽管冯玉萍曾先后在其他场合见到过周恩来7次，但留下如此珍贵的照片，并不多。每当翻看这些照片时，常常令她心潮起伏。周恩来的为人，周恩来的教诲，一直激励着她战胜残疾，勤奋工作。她先后担任过桃园矿和铜川矿区工会的领导工作，当选为陕西省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第九、十届执委等，1991年正式退休，如今已年过花甲。

在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和冯玉萍同住一幢楼的笔者，特意到她家进行了专访。谈起周恩来的接见，谈起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伟人的品格和风采，冯玉萍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周总理生前总是在胸前佩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是一位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典范，他勤政爱民、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甚至为了革命和邓大姐一生连孩子都没要，逝世后连一把骨灰也不留，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人民。她又说，周恩来的这种伟大精神、伟大人格一直激励着她和她的家人。她的一位因幼年丧母而跟着她长大的侄子孙金凯，先后被评为省劳模和全国公安战线优秀交警，就是一个例子。她相信周恩来的功绩和人格是永恒的。

工作人员介绍到冯玉萍时，早已激动不已的冯玉萍，扑向前去，用她失去十指的枯槁的双手，与周总理的那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时，摄影师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于是，定格下这永恒的一瞬间。

（右）时握手的情景。（中）为王进喜。（左）为冯玉萍

见冯玉萍等的合影（左四为冯玉萍）

宴友思

头条新闻大赛

■本报专稿 □文/王和利

自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社之约，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30多年来，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雷锋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雷锋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章节，即雷锋入党的经过和具体细节，却很少有公开报道。今天，笔者根据原雷锋所在连指导员高士祥的回忆，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整理成文，为这一缺憾补上一笔，以飨读者。

1960年4月初，高士祥从湖南省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营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工程第10团运输连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任连党支部书记。

上任伊始，高士祥注意到2排4班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雷锋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勤俭节约、助人为乐，时常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主动地靠近党组织，对共产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党支部感到他是一棵好苗子，有意将他作为发展入党对象进行培养，并准备在1960年“七一”党的生日前夕接收入党。但有的支部委员提出异议，怀疑他是不是做样子给大家看，出风头，搞名堂。对此，连党支部十分慎重，作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雷锋出身贫寒，苦大仇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在各方面的现实表现特别突出，基本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但又考虑到他入伍时间较短，决定再考验一段时间。为此，高士祥特意找雷锋谈话，并送给他一本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雷锋十分激动地说：“请党组织随时考核我学习、工作、思想等方面的表现情况，对我进行多长时间考验都行，我迫切要求入党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丝毫的动摇！”高士祥在党支部的细心培养下，雷锋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加入党组织。

不久，雷锋的先进事迹在军内外流传起来，工程兵部队政治部还派人来收集、整理雷锋事迹的材料，并在沈阳军区司令部机关报《前进报》上多次报道。雷锋还经常应邀外出给兄弟部队作报告。由于雷锋经常出去作报告，技术业务水平受到一定影响，连里很担心雷锋在驾驶和保养车辆方面的技术水平落后，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专门派一台车，指定教员负责培养训练雷锋。当时群众意见很大，认为连里对雷锋搞特殊化，有偏向。因为一名教员要训练很多战士，一台车也是很



多人轮流实践驾驶，连党支部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高士祥希望雷锋能利用一切时间，在短期内从技术业务水平上尽快赶上大家。雷锋表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赶上。从此，雷锋苦练驾驶技术，并利用星期日等休息时间去军车维修所，给修理工打下手，为的是多学一些汽车修理、保养技术。这样，雷锋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业务考核时，各科目成绩都达到了优良标准。

连党支部做出决定，同意发展雷锋入党。当雷锋接入党申请书时，心情万分激动，拿起笔来就填写，填完后他念了一遍，觉得不理想，又向文书要了一份。第二次填写时，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入党志愿书中又填写了申请书上原来没有的内容，将入党志愿书郑重地交给了党支部。

团党委也十分重视雷锋的入党问题，韩万金政委对高士祥说：“只要具备了入党条件，就应该尽快发展，不要过分强调入伍时间的长短问题。”

1960年11月7日，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在军区招待所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期间，工程兵部队政治部宣传处的同志听《解放军报》社的记者说：“雷锋能不能入党？我们曾听过他的报告，很受感染，准备在《解放军报》上宣传他的事迹。若是党员就好了。能否尽快解决雷锋的组织问题？我们希望部队党委能够研究一下。”

11月8日晚党支部召开大会，24名党员到会18名，一致通过雷锋入党，其余6名党员因夜间执行任务，9日早晨回来后，高士祥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高士祥在入党介绍人栏里郑重地写下了“雷锋同志牢记我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憎分明，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我自愿介绍雷锋入党”的介绍人意见。

11月9日营党委及时批准了运输连党支部通过雷锋入党的决议。

当天下午，高士祥通知了正在沈阳一所中学作“忆苦思甜”报告的雷锋，让他作完报告后立即到沈阳军区招待所。

雷锋刚到招待所，在楼梯口就被一群招待员给围住了，非让他讲自己的先进事迹不可。当时雷锋虽然入伍时间不满一年，却已经很有名气，深受人们的敬佩和尊重。雷锋走到高士祥等领导住的房间门口就喊：“报告”，高士祥把雷锋迎进屋里，把营党委批准雷锋入党的决议告诉了他。“雷锋同志，从现在起你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雷锋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双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嘴里说：“我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党是我的生身父母，今后我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

当天晚上，雷锋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誓言：“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您，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做您的忠实儿子！”

■记者行动

莽莽的小兴安岭、大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林海雪原，是东北虎赖以生存的家园。资料显示，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野外航测发现，这里现存的东北虎已不足20只，已成了继大熊猫之后的又一国宝，进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行列。

具有现代文明的人，有责任为我们这个地球保存住现存的每一个物种！

北京动物园园长李扬文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动物园的工作在动物保护意义上讲，属于易地保护，在野生状态下即将灭绝的物种，若干年后，恐怕只能在动物园里看到了。”

吉林省长春市有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一年，座落在斯大林大街（现名为人民大街）北端西侧的胜利公园，收养了一只从长白山送来的伤虎。王国礼师傅就是那时开始做起东北虎的“男保姆”的。王师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受了伤的老虎会发出它的本性，在无法活动的铁笼子里咆哮不止，尽管这种咆哮显得有力，还隐隐露出一种无奈和悲哀。头一回看见东北虎的王国礼，不禁有些害怕，特别是当他的目光与虎的目光相接那一刻，他分明感觉到脊背上直透出一股冷气！同时，他心头又产生了另一种异样的感情：“这虎怕要活不成，要是马上抢救的话！”王国礼就是怀着这样的矛盾心理，开始了他做东北虎保姆的生涯，而且一干就是整整40年。

那只受伤的虎在王国礼的精心护理下，不久就痊愈了。在常人看来，这只东北虎是因祸得福了，没有死在猎人的枪口下，是不幸中的万幸。况且，现在纵身一变，俨然成了胜利公园中的宝贝，每天，有专人伺候，有吃有喝，不必再为活命而四处奔波了。

可是，东北虎一旦离开了它祖祖辈辈繁衍的大山故土，这本身对它来说就是一场不幸。走出林海雪原的东北虎，还能算堂堂正正的东北虎吗？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只东北虎的烦躁与暴怒云消雾散，对人的敌视也逐渐淡化。特别是对待它的保姆王国礼，时常流露出十分友善的表情。次年，公园又从延吉引进了一只母虎，它们在长春喜结连理，当年就有了一双儿女。这是长春这座城市第一次人工繁殖东北虎。

突如其来厄运在1960年的初春降临了。王国礼几乎回忆不起来是怎样走出园长办公室的。众所周知，那一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国家哪里还有钱来养活这样一只12斤肉食的东北虎呢？市政府决定，枪毙一批虎，只留下一只保留下来，当他听见几声枪响，仿佛自己的一生也就戛然而止了。

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把王国礼紧紧地束缚在这千难万难的访问张学良将军

□文/方华

2007年，长春动植物园正式开园。胜利公园的东北虎和其它动物一起乔迁新居，东北虎保姆们也随主迁。根据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养虎是长春动植物园的重点项目，力求在短期内，把动植物园建成东北虎的繁殖基地。

人工繁殖东北虎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野生状态下，东北虎每年只怀一胎，大致过程是春季发情交配，妊娠时间105—108天左右，五六月份产仔。而野生的虎一旦被困于动物园狭小的空间里，其发情征兆并不明显，所以养虎小组王国礼、苏义富和王永军三位“虎保姆”，在初春时节，每天都要在凛冽的寒风中24小时轮流观察，配种更是关键阶段，公虎母虎被移到某个场地中，也是有一种难为情的羞涩感，不喜欢有第三者在场。饲养员只好躲得远远的，可是虎是否交配上，这必须有准确的判断。

东北虎怎么了呢？

准确的判断，若未交配上，产仔是一句空话；若是交配完后，不及时将两只虎分离，做爱后的两只虎必然会反目成仇，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其结果必定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于是，有人想出了用望远镜进行远距离观察的办法。这一招倒是管用，可是长时间手举望远镜集中精力观察，人就可受不了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苏义富师傅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话说道：“为了不让虎难为情，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只好偷偷地做点坏事为情的事了，那可真是遭了罪！”遭罪的事儿还在后头呢。母虎到了临产期，就得提前让它住进产房，以便熟悉环境，生下的小虎一般在2—3斤左右，还没有一只猫重，它在产房里会有什么多大？怀孕的母虎看起来与通常的虎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临产前的母虎情绪暴躁，更是不愿让人干扰。那怎么办？还是那个老办法，远距离观察！这些虎保姆们根本就不像什么保姆了，倒像些偷窥的“虎城暗哨”。

1989年春末夏初，一只名叫“延春”的东北虎头一回作了母亲，一胎生下3只小虎娃。年轻的虎妈妈不谙妇道，产20小时不给虎娃喂奶，这可急坏了虎保姆们，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虎娃人工哺乳。但当时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虎妈妈与虎娃分离开来。

俗话说，人不虎斗，焉得虎儿。这回轮到虎保姆们深入虎穴去亲身实践一回，还有一句俗话——虎毒不食子，确实，尽管年轻的妈妈不知给孩子喂奶，却用两只前爪死死护住3只虎娃

东北虎怎么了呢？

逢的特定机遇，特地带着一个一直萦绕在他内心深处无法磨灭的历史包袱，那就是在他创作完《远东阴谋》第一部时，虽然已对创作第2、3部有了成竹在胸的把握，但所遇到的历史资料留下的许多疑点亟待核实清楚，而这些疑点在国内史学界却各执己见，众说纷纭，至今不能定论。此次刘鹏越向张学良详细询问并弄清了有关这方面一些有待说明澄清的问题（如“田中奏折”、“杨常事件”、“西安事件”、老帅之间的传说、东北军内部分裂、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及年代、时期、地点等等一系列重要的史实与鲜为人知的细节），掌握到了一些不可多得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从而，对他下一步创作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详实的原始资料，也为继续创作《远东阴谋》二、三部奠定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坚实基础。而当刘鹏越将自己创作撰写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远东阴谋》赠送给汉小时，老人家的手曾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风采不减的汉公笔端落笔为刘鹏越创作的影视剧目撰写四个大字的片名，作为回馈。

刘鹏越曾以其高屋建瓴的大气及独特的创作风格完成着一部部力作，以《五月的鲜花》、《破晓》、《远东阴谋》、《贺兰雪》、《班禅东行》为代表的影视作品深受专家、观众、读者的赞许与好评。



97岁的张学良将军接受采访时的情景

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把王国礼紧紧地束缚在这千难万难的访问张学良将军

西安万像广告有限公司

承接平面设计、图文扫描、文字录入、激光打印、彩色打印及画册、书刊、商标、挂历、台历等各种印刷品。

电话：(029) 7321064 传真：5268999/3531 (029) 7323462 地址：西安市武训路38号

刘鹏越坦言，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此次赴美访问张学良，完全是以

编辑的难处

我的一篇关于“跑官”的杂文在某报发表了。该报附赠有一张不认识的编辑的信，说那篇杂文切中时弊，痛快淋漓，但发表却费了周折。不发，愧对良心和作者；发，又恐遭不测或非难。不久前就有一位编辑因发了篇不合时宜的稿子被领导检查，有一个刊物还差点停刊整顿。于是他先送部主任审阅，再送总编把关，又经社长点头才得以见报。他好心劝我，今后写这类稿子还是“婉转含蓄”些好。

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其作用怕连蚊子叮一下也不如也，难怪竟让那位不认识的编辑犯了那么多难。我既感激又愧疚，既痛苦又充满悲凉。那酸涩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

我认真检查那篇东西。对“跑官要官”现象，总书记已进行严厉批评，我只不过作了点小小的考证和生发，反复斟酌，既无违反宣传纪律之词，也不存诱使不稳定因素之虞，更无“恶攻”之意，何必亲劳大驾，随随便便呢？

我翻出原稿，与发表的文章对照。发现在批评“跑官”的

百家言

的难处，若激怒了他们，跳起来反驳你一口，无论作者编者都在劫难逃；若他们再有个“背景”什么的，可真是“吃了兜着走”了。还是“绕道走”保险。嘉意可感，用心良苦。

然而不用“用心”行吗？编辑有编辑的难处。“左”的年代就不要说了，单是今天，虽然早已关闭了“帽子”工厂，收缴了“棍子”，然而近有袁成兰，远有符金声，不

编辑的难处

都是因一篇杂文吃了官司？发表得金声杂文的报社不是也同时被判了“精神扶慰金”吗？后来虽然几经周折讨回了公道，得到了“纠正”，但那因此而失去的时间和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谁能“纠正”得了？

这当然也属“为数很少”之例吧，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得不防啊！联想到一家

现家前，加了“为数很少”的杂文在某报发表了。该报附赠有一张不认识的编辑的信，说那篇杂文切中时弊，痛快淋漓，但发表却费了周折。不发，愧对良心和作者；发，又恐遭不测或非难。不久前就有一位编辑因发了篇不合时宜的稿子被领导检查，有一个刊物还差点停刊整顿。于是他先送部主任审阅，再送总编把关，又经社长点头才得以见报。他好心劝我，今后写这类稿子还是“婉转含蓄”些好。

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其作用怕连蚊子叮一下也不如也，难怪竟让那位不认识的编辑犯了那么多难。我既感激又愧疚，既痛苦又充满悲凉。那酸涩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

我认真检查那篇东西。对“跑官要官”现象，总书记已进行严厉批评，我只不过作了点小小的考证和生发，反复斟酌，既无违反宣传纪律之词，也不存诱使不稳定因素之虞，更无“恶攻”之意，何必亲劳大驾，随随便便呢？

我翻出原稿，与发表的文章对照。发现在批评“跑官”的

的难处，若激怒了他们，跳起来反驳你一口，无论作者编者都在劫难逃；若他们再有个“背景”什么的，可真是“吃了兜着走”了。还是“绕道走”保险。嘉意可感，用心良苦。

然而不用“用心”行吗？编辑有编辑的难处。“左”的年代就不要说了，单是今天，虽然早已关闭了“帽子”工厂，收缴了“棍子”，然而近有袁成兰，远有符金声，不

都是因一篇杂文吃了官司？发表得金声杂文的报社不是也同时被判了“精神扶慰金”吗？后来虽然几经周折讨回了公道，得到了“纠正”，但那因此而失去的时间和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谁能“纠正”得了？

这当然也属“为数很少”之例吧，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得不防啊！联想到一家

陕西工人报

SHAANXI GONGREN BAO

每周二、三、四、五出版 复字2126期 代号51-7 1998年2月27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GN61-0015 陕西省一级报纸 今天4版